

Vecik (手紋) 調查出版沒說到的事

Vecik (手のイレズミ) 調査出版で言及していないこと
What the Research Publication *Vecik (Hand Tattoos)* Doesn't Mention

文·圖 | 陳枝烈 (屏東大學教育學系退休教授)

1993年，筆者於排灣族古樓部落進行博士論文田野調查時，即曾發現Ljaelep Qamulj (洪宋岡市) vuvu手背上有手紋，當時也在族人所提供的舊照片中，知悉排灣族男性有紋身之習俗。但是一直未能針對此一文化進行較完整的調查與保存，此任務常常在心中浮現，直到2002年從學校退休，才啟動這個有點晚的任務。

尋找有手紋的vuvu

在將近一年的時間中，筆者騎著摩托車（因為不會開車）穿梭於屏東境內的70幾個排灣族部落，從最北的青山部落，到南邊的里德部落，以大海撈針的方式，一個部落一個部落的找，筆者每到一個部落就騎著車到處探詢部落的mamazangiljan、村長、社區發



受採訪的Veneng Ruvaniyav vuvu與翻譯人。

展協會理事長、文化工作者、神職人員，或是vuvu們聚集的地方，筆者就會停下車，以很不熟悉的族語，加上手指著自己的手背，問vuvu們：「vecik, vecik！」，最常碰到族人的回答說：「有很多。」當我聽到這個回答時，就很高興，我就會再問：「她們住在哪裡？」老人們就用手指比著天上（意思是都在天堂了）。筆者聽到了就覺得很遺

憾，怪自己來得太晚了。

在調查的過程中，讓筆者最感到溫馨與感動的是，各個vuvu對自己文化的重視與珍惜，以及其所表現出來的自信與尊嚴，當然，同時也對於己族文化的流失感到無助、無奈與傷感。當vuvu們在我面前希望我能多做一點，好把文化留下來，我心中固然覺得欣慰，因為vuvu相信我，但是我也對自己的勢單力薄感到不安與歉

疚，所以只能告訴vuvu們：「我會努力。」

透過紋手記錄家族的紋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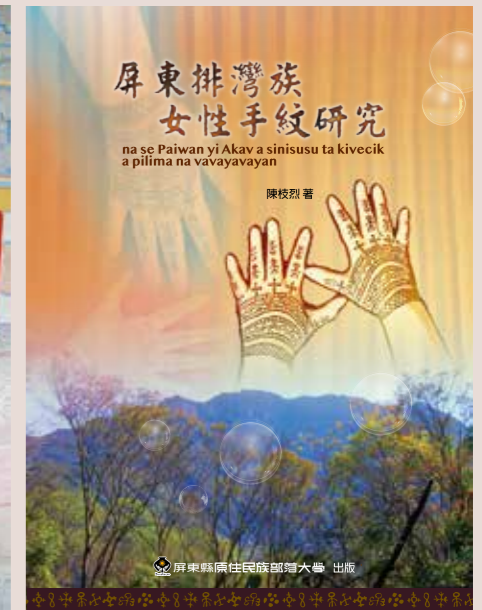
誰來接續她們的文化呢？vuvu們透過紋手將自己家族的紋樣繼承下來，但是她們的子孫卻沒人傳承這些紋樣。因為我們的社會、我們的教育對於這樣的紋身文化多還無法給予正面的認識與尊重，所以許多族人後代不敢也不願去傳承，這是我們的社會與教育要反省與努力之處。雖然此次能找到70幾個部落所有的33位vuvu的手紋，但仍有許多遺憾，因為有更多紋手的vuvu在近幾年去世，還有許多vuvu的聽力與腦力受損，也有許多vuvu已不記得紋手的紋樣名稱及其意義，以致調查無法收集到更完整與珍貴的紋手文化。

Vuvu們的期待與支持

雖然每位vuvu都欣然接受筆者的訪談與採集，也很高興同意筆者將她們的口述與紋樣出版，因為她們的後代幾乎沒有對她們的手紋留下紀錄，所以擔心深怕哪一天離開，子孫們就永遠無法記憶自己家族的紋樣。但這些支持相對地卻給筆者莫大的壓力，所以就儘可能正確地記錄每一位vuvu的手紋，並且與時間賽跑，自我要



相機拍下的Kedrekedre vuvu的手紋。



《屏東排灣族女性手紋研究》封面。

求儘快整理所有資料出版，而能將書一本一本本地當面回報給每位vuvu，以實現當初對她們的承諾。但是人算總不及天算，遺憾的事還是發生，例如古樓部落當家mamazangiljan（羅木蘭）的母親Moakai Qaludu（羅李雀英）就在書出版的前一天過世，當我把書送去家裡時，聽到這個消息，真是無限沮喪與懊惱。

完成33雙手紋的採集

Vuvu們在少女時期接受紋手，其手背是細緻與油潤的，紋樣就相當有質感與鮮明，但到了8、90歲時因皮膚產生許多皺紋，所以很難直接用相機清晰地捕捉紋樣，為了

「
來，但是她們的子孫卻沒人傳承這些紋樣。
因為我們的社會、
我們的紋身文化多還
無法給予正面的認
識與尊重。」
我們的教育對於這
樣的紋身文化多還
無法給予正面的認
識與尊重。



過去在閱讀相關文獻時，獲悉排灣族女性紋手都出於為傳承貴族家庭的階級文化、或是提升社會地位、或是家庭經濟能力的表現等因素。



能真實地呈現手紋的位置與紋樣，筆者除了用相機拍下各個角度與部位的紋樣外，也在徵得vuvu的同意之下，用手撐開其手背與手指的皮膚，一一將各個紋樣畫在筆記本上，畫好之後再問vuvu說：「是這樣嗎？」待獲得確定之後才結束，就這樣完成了33雙手採集。

過去在閱讀相關文獻時，獲悉排灣族女性紋手都出於為傳承貴族家庭的階級文化、或是提升社會地位、或是家庭經濟能力的表現等因素。但在此次採集的過程中發現，有二位vuvu (Kai Ljavadran與Aljalju Ruvelavan) 說自己之所以會接受紋手，是因為紋手匠師為了

練習自己的技術，就找他們來當試驗品。筆者問二位vuvu有沒有得到匠師回報的慰問品，她們說：「沒有呀！」哇！真令人驚嘆，在那個年代，這二位vuvu竟然能在沒有施打任何麻醉藥品情況下，忍受那麼長的紋手過程，聽起來真的讓人於心不忍，也為vuvu叫屈。



受訪的Vais Kaljavas vuvu與翻譯人。

冥冥中有祖靈的指引

因為相機難以拍出清晰的手紋紋樣畫面，在出版調查成果時若使用所拍的照片，就無法將手紋文化真實表現，同時也無法把這項文化讓社會確實認識，這是出版時遭遇的最大困擾。於是，筆者就想到何不把vuvu們一雙雙的手紋繪製在年輕排灣族女性上，然後再以相機拍下清晰的手紋照片，再拿來出版。有了這個想法之後，剛好學校有原住民專班，於是就找了專班中二位排灣族的女同學，再告知筆者的想法與工作性質，二位同學欣然同意。更神奇的是，其中有一位同學說他的vuvu也有手紋，我當下想，我有沒有遺漏了這位同學的vuvu，不禁驚訝的問：

「你是住哪個部落？你的vuvu是什麼名字？」待她說完，我把電腦檔案中她vuvu的生活照片拿給他看，說：「是不是這位？」她說：「是。」原來這位同學是七佳部落Saiviq Kaduduljan (翁吳朱妹)的孫女。真是太巧合了，好像冥冥之中有祖靈的指引。

而要把vuvu雙手的手紋繪製在同學手上，其實也歷經種種的思考與方式上的調整。因為vuvu的手紋線條並不是很細，如果以原子筆或鋼筆畫下來，其線條會因太細而無法表

現出原線條的厚實與手工紋刺的生命質感。因此，筆者在試驗之後就馬上放棄此一方式。後來，就想出採用簽字筆來繪製，因為其線條粗細正可以符合原來的線條樣態。可是當筆者買來水性簽字筆一畫的時候，發現簽字筆的水會因人的皮膚上的細紋而渲染開來，整個紋樣就模糊掉了，也不行，真是傷腦筋。後來，雖然又採用了油性的簽字筆，但筆者又擔心，因為繪製的時間要三、四天，油性簽字筆上的化學物質長時間停留在女同學的手上，恐怕會嚴重傷害她的皮膚，所以又放棄了這個方式。反覆思考之後，後來想到女性化妝用的眼線筆。

徒手繪製手紋並拍照

因為沒用過眼線筆，筆的粗細、軟硬特性根本不知道，第一次買來的是太軟，一畫在手上筆芯就斷了，第二次買來的又太細，畫出來也不好看。折騰了幾次，已經買了好幾枝眼線筆了。最後只好向彩妝店的小姐請教，說明了原委目的，請她介紹適用的廠牌與粗細，才買到好用的眼線筆，總共花了四個整天，才畫完33位vuvu的手紋。因為在採集時全由筆者一個人去田野進行調查，故能掌握每位vuvu的手紋



根據Kedrekedre Ipunuq vuvu的手紋重新繪製下來的手紋。

特質，加上不同部落的手紋有所不同，同一個部落但不同身分者的手紋亦不同，為了精準呈現，在繪製時都未假手他人，完全由筆者親自繪製這33雙手的手紋，每繪製完一雙手就進行拍照，拍照完就將同學的手擦拭乾淨，繼續再畫，終於能將繁複的任務完成。

Vuvu是台灣的國寶

本書出版時概以從學術與文化的角度，將排灣族女性

手紋文化及其接受紋刺的生命故事加以介紹，前述未說到的故事都只留在筆者的心中。日前偶然機會與政大林修澈、黃季平二位教授聊起這段故事，二位前賢建議將這些故事與大家分享，故有拙文之付梓，尚祈各界不吝賜教。在此除了要感謝二位教授，也要感謝這33位有紋手的國寶級vuvu，妳們傳承了台灣最珍貴的族群文化。◆



陳枝烈

桃園市大園區人，1961年生。屏東大學（原屏東教育大學）教育學系退休教授，長期關心並推動原住民族教育政策與實務，曾任屏東教育大學總務長、系主任、教育學院院長、屏東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校長、排灣族大武山部落學校校長。